

松陽文史資料

第二輯

松陽縣志編委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文史資料組編

松阳文史资料目录

(第 二 辑)

掩护蒋老先生最后离大陆飞台·····	王 和 (1)
抗日战友蒋纬国先生二三事·····	王 和 (6)
何联奎先生的一生·····	吴瑞清 (13)
回忆吴玠先促成我护库起义·····	王 明 (18)
我任松阳县长的回忆·····	郑琴隐 (21)
省农业改进所在松阳·····	夏宝林 (27)
松阳县农业机构及农业推广工作·····	林宝奇 (32)
雪泥鸿爪·····	吴 寅 (37)
我的艺术道路·····	丁 光 (45)
记樟溪人民一次反抗集中营派粮的斗争·····	钟 璋 (53)
从易俗舞台到文化服务队·····	包志林 (55)
赫赫有名的松锋兰球队·····	泮 挺 (60)
松阳一中简史·····	阙良庆 泮肇序 (62)
国强中学简史·····	泮 挺 丁 光 (71)
关于创办松阳战时中学的情况·····	连逸卿 (74)
松阳简师初创时的变迁及风波·····	刘岳琮 (77)
纪念湘师金海观校长·····	叶 芳 (82)
中国乡村教育的旗帜——湘师·····	泮 挺 (88)
忆松阳简师的一次学生运动·····	包志林 (92)
松阳区中心小学沿革·····	刘岳琮 (94)
古市区中心小学沿革·····	李 伦 (97)
松阳岁时记·····	宋兴汉 (102)

掩护蒋老先生最后离大陆飞台

王 和

一九四九年冬，我任国民党第一军167师上校参谋长时，第一军所辖第一师奉命由汉中空运至西昌飞机场待命，该师以后就在西昌机场掩护胡宗南们飞台。1军78师由汉中空运重庆待命。军直属部队及167师当时在陕南山区，突然奉命分别在驻地就近川陕公路集中待命，即以几十辆汽车轮番连续赶运至重庆。我们部队到重庆尚未进入驻地，沿街道两旁屋檐下休息待命之次日下午，接得紧急通知：蒋老先生在山洞林园召见我们团长以上干部，军长陈鞠旅就带了副军长兼78师师长陈坚、军参谋长张铭梓、167师师长曾祥廷（已奉命调升17军副军长未离职）、副师长（即新任师长）赵仁、副师长兼500团团长洪钟、参谋长王和、团长邓奇、78师副师长谭文纬、团长梁恩厚、梁德馨等十余人乘吉普车前往山洞，我们走进蒋老先生房中敬礼毕，蒋老先生一一和我们握手，我见老先生面容憔悴已比一年前我在南京陆大二十一期毕业典礼上所见苍老得多，精神很萎靡。他和我们略事寒暄之后，便说调我们部队来的任务是守重庆。问我们有无信心、有何意见？当问我时，我表示：我们部队初到重庆，人地生疏，只希望不要把我军这两个师分割使用就好了。谈话后曾由蒋经国先生招待我们晚餐，并送给我们许多水果，我们回队作接防准备。次日，我们167师全体奉命渡江到温泉一带接防。不料我部刚全部渡江，先头部队已与解放军先遣少数部队遭遇，遂各占阵地对峙。我

们向重庆防守总指挥部报告情况时，他们似乎半信半疑，接电话的人很惊奇解放军行动的神速。我部奉命令不准退过长江。夜间我师没有发生战斗，但听得重庆南岸远近各处，爆声震耳，火光烛天，当时以为是友军方面战斗激烈，后来才知道是许多弹药仓库烧毁爆炸的声响。半夜我师奉命守退白市驿至九龙坡飞机场一带，我部就乘预先集中好的拖轮板船，分别由四个码头渡江。我师部和军司令部都在九龙坡机场。拂晓前我们听见白市驿机场已有飞机起飞，同时我师右翼友军78师方面也有稀疏的枪声，知那方面已开始战斗，我师即奉命向北涪退却，撤离重庆时，部队兵败如山倒，争先恐后逃命，汽车此冲彼撞，有将别的车撞翻而超越前驶的，有辗死压伤人马不顾而逃的，惨不忍睹。撤退部队之多，也是我始料所不及，此时我才知守重庆的部队，有胡宗南、宋希濂、杨森、罗广文等部队，以后许多部队就几路纵队争先西退。我师退进潼南县附近，因指定500团要占领潼南城东小山头和东门江边渡口，该部行动迟缓，未及时到达。此时，解放军便衣加强连已渡江占领小山头，并有一小部象一把尖刀一样插入城内我部防区。我师部及直属部队刚进城驻定后，师长赵仁、军参谋张铭梓，78师团长梁德馨三人因与潼南县长在县府接洽事情，解放军发觉后立即开枪射击。我师警卫营派兵准备把他们接出，在通过街道交叉路口时，因城外小山头上解放军轻重机枪密集火力封锁，师长赵仁中弹，肠被射断穿人体外，抢救运出城时因出血过多，当即死亡。军参谋长张铭梓、团长梁德馨退出城后，因负伤送去台湾医治，后获知梁德馨在香港因飞机出事身死。此时，我师各团、78师全部、军直属部队全在城外，当时依照战

术对渡河的解放军乘其半渡而击之。认为这是挣扎的最有利时机。我曾想，如我们双方胶着势必增加双方士兵的伤亡，实无必要。我料想我们部队的退却，将来也不过是“投诚”、“起义”告终，即使是被俘，也可减少冤枉死些中国人。所以只叫部队占住要点对峙，而不敢昧然攻击，发起巷战。半夜，我命汽车、骡马先退，拂晓前除掩护部队外，主力退出城。后留置的掩护部队曾与解放军接火，被解放军歼灭一部，一位连长被击毙。以后我的部队连续向成都以西逃窜，虽没有发生激战，但当解放军追及时，少数掩护部队顽固地进行垂死抵抗。战场上曾有一位警卫营副营长李继唐（山东人）知道自己的末日已到，用手榴弹自炸身死。我当时曾为他落泪，也为自己的来日（可能是末日）叹息，真不知道为谁奋勇？为谁牺牲？于国何益？于民何利？我茫然只有徒呼奈何！想最后必是一死了之。两天后，我军长率领78师及167师499团在四川蒲江附近，放下武器战场起义。我师师长谭文伟不知去向（后来知道他是换便衣带黄金三百两，逃到成都去了，以后仍被公安人员逮捕。）我部任掩护，在主力军侧背，到邛崃附近，未得到起义消息，我就会被俘了。

想不到我被俘后，被送到西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队学习十个月后，又得资迁返浙，转业文教。当时西南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队共有将官一队，约有国民党少将以上二百余人，少校至上校共三个团，约有千余人。以后都得到因才任用，分别就业。

解放初我曾背过思想包袱，每次运动也因政治历史关系提心吊胆，顾虑很重。想不到晚年却遇到国内外大好形势，尤

其是“一国两制”的构想切合实情，审时度势，顺应民心。祖国统一在望，因作感遇盛世二首，以抒情怀，顾在台师友：如同学郝柏村、王豪章、张国英、同事蒋纬国先生等人（上述四人均系见报得知，）其余在台师友尚多，四十余年未通音讯，不明近况，但思念之情甚切，人同此感，不言可喻。都是年近古稀，思乡、爱国之心必定与日俱增，对促成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必然关心且大有可为，望珍重余年好自为之！拙作是我亲身经历的真情实感，是否符合情理，尚祈有以教之。总之，我们都应以国家、人民着想，而不应为个人权利造成“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象了。

感遇盛世

（一）

投笔从戎蹈战尘，内忧外患乱纷纷。
山穷水尽疑无路，燕舞莺歌别有村。
祖国几经濒险厄，艳阳幸得照黄昏。
浮云那会终遮日？积雪消溶又是春。

（二）

回首濒危，痛哭流涕。
难多邦兴，否极泰继。
运转时来，云开雨霁。
生不逢辰，老遇盛世。
国共合作，和衷共济。
切合实情，一国两制。
顺应民心，审时度势。
合盛分衰，国运兴替。
北伐抗日，史有前例。

兄弟阋墙，必多乖戾。
不念旧恶，前嫌尽弃。
团结统一，互勉互励。
民主协商，兴利除弊。
骨肉团聚，子孙荫庇。
福国利民，革命真谛。
小异大同，求进勿滞。
殊途同归，再接再厉。
爱国一家，苦心孤诣。
千里之差，始于微细。
遗臭流芳，一念所系。
果断决择，慧眼莫蔽。
华夏山河，世美美丽。
地广物丰，独得厚惠。
同胞十亿，人才济济。
群力群智，献策献计。
祖国繁荣，千秋万岁。
文明历史，绵延无际，
责无旁贷，炎黄后裔。

王 和 于松阳古市

1986年10日

抗日战友蒋纬国先生二三事

王 和

蒋纬国先生现年69岁，是蒋经国先生的异母弟（母姚氏），曾在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后又曾就读于美国空军参谋学校。他在东吴大学附中读书时原学英语，后经外交人员辅导学会德语，再去德国。顾名思义，大概是寓文经武纬之意，蒋老先生才叫他赴德学武的。

蒋纬国先生在德曾当陆军少尉军官，当时希特勒掌权，让一位非德籍的中国青年在德当军官，是少有的事。有一次他穿着便服要进营房时，卫兵见他是黄种人，严肃地拦阻他，不让他进去，他拿出少尉身份证明，卫兵看后才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让他进去。又有一次希特勒举行招待各国使节的宴会，当时中国驻德大使是程天放，因程大使不懂外交礼节，入席时随使用餐巾抹揩餐具（刀叉等），希特勒看见后，马上命招待人员撤换全部餐具，重新布置宴会席面，再请宾客入席。程天放不知是为他轻举引起撤换席面的，第二次不自觉地又拿餐巾准备揩抹餐具，希特勒不能再容忍而怒气冲冲地对他说：“请程大使放心，餐具是全部经过慎重消毒的。”坐在程大使旁边的一位别国使节告诉他：“希特勒见你抹餐具，怕人说他不恭敬，餐具不清洁，已命令把有关招待宴会的负责人枪毙了。”程大使才提心吊胆地拘谨进餐。餐后他又在别人面前打饱嗝、放屁，那位使节讽刺他，问道：“贵国习惯，饭后要奏音乐的吗？”（即指他在人前打饱嗝、放屁的失礼行为。）他又失礼而被人耻辱了一次。后来

蒋纬国先生得知此事，有一次和几位留德学生一同到驻德大使馆，见挂着一张告示，上面有“程天放批”四字，蒋先生就把他改写“成天放屁”来警告他。这两件事使纬国先生懂得一个道理，就是“如果祖国不富强，中国人在国外是被人轻视的。”这对激发他某些爱国行动肯定会起作用，他曾对我们谈过这两件事，可见在他脑子里是有深刻印象的。

蒋纬国先生回国后就到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二营五连当少尉排长，再调升连长、副营长、营长，共三年余。他初来时我任少校团附，以后我任第三团第一营营长，他任第二营长，郭鼎新任第三营长。（郭是山东人，与我同是军校十二期毕业，蒋当排长时，他就是连长）。因我们常接近，对他各方面有点了解，现将他和我一起防守潼关前后的所作所为略述二、三如后：（那时第一军军长是由原任步兵学校教育长调来的张卓。师长是李正先浙江东阳人，后调任16军军长）

一、训练方面：蒋纬国先生当连长时训练士兵，着重战斗与生活双管齐下。他能与士兵同甘苦，吃一样的伙食，穿部队发的布军服，（不过将式样改得合身点，到西安等处去再穿他原来的毛呢料军服）要求部下严守军风纪，讲礼貌。对待士兵宽、严结合，有一次他连上有一班长带领几名士兵躲在驻地角落赌博，被他看见了，立即在现场用手枪把那班长打死了，训斥全连士兵不得再犯，发见再赌博的同样处罚，决不宽容。赌风就被禁绝。但在游戏和娱乐活动时，就让士兵尽量欢乐、跳跃笑闹很是活泼、亲热。有时他离队到西安、重庆等地，几天后再回队来，士兵们见了，常会自动地拥上去围着他甚至把他扛抬起来，喊着“连长好！连长好！”

问寒问暖，热情欢迎他回连的。

蒋纬国先生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军事学识丰富，肯动脑筋，勤学习，常担任讲授团军官军事学术课，上课时先作充分准备，能深入浅出，娓娓生动，人人爱听。对战斗动作要求符合对日寇作战实况，有敌情观念，操场如战场，方式、方法多样化不死板，常用“正”、“误”对照比较示范教育法，（军事、生活教育都采用）使受教育者有较明确的认识。很注意指挥连络以及与友军协同动作的确实。如：授予任务时（不论口头或电话）一定要接受者“复诵”清楚，错了立刻纠正，到复诵对了才算。执行任务后，要马上“回报”任务执行得怎样，发生了什么情况等详细报告。又如有排（班）长阵亡，副排（班）长或其中最资深的，就要先自动宣布：某排（班）归我（或自报姓名）指挥，继续战斗。不使因指挥人员伤亡而使得战斗中断或溃败。对陆空以及各兵种间连络也严格要求做到确实。

二、个人生活和个性方面：

（1）善交际、应酬，既彬彬有礼，又严肃活泼，可敬可亲。对人很有礼貌，尊敬上级，爱护老幼妇女，和这些人一起行走时，他总是在稍左后或稍右后，时时照顾或搀扶他们，尤其上下车等。对群众也平易近人，有说有笑。宴会、会餐时，爱喝酒，酒量很大，敬酒时，碰杯后恭恭敬敬先自干杯，劝人喝时，对军人常用激将法说：军人炮火都不怕，难道连“酒”这一点刺激的东西都受不了吗？我不会喝酒也常被逼得只好尽量多喝一点。饭后搞余兴时，他唱歌、口琴、手风琴、踢踏舞、讲故事、说笑话等件件都行。有一次在闽底车站附近，军民联欢会餐时，有一位冯镇岐保长参

加，饭后蒋纬国先生就讲一段重庆冯保长的趣事，叫他向重庆的冯保长学习，大意是：重庆有一位冯保长，很知人民疾苦，痛恨过往军队对老百姓进行敲诈勒索，拉伕、滥派草料。一次某部副官到他保里逼索草料很不讲理，老百姓就把他带到冯保长那里。冯保长很客气请副官吃烟吃茶，婉请他照顾老百姓困难，尽量少要一点。那副官趾高气扬不答应，冯保长就问明他的部队番号、副官姓名、要的东西数量等，一一写清在一张条子上，最后写上此致军事委员会，下面签了冯玉祥的名。那副官一见，知道冯保长就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他马上转身溜跑了。稍停他又接着讲：冯玉祥将军一次白天点着马灯去见蒋委员长，蒋委员长问他为什么白天点着马灯来见？冯副委员长回答：“委座有所不知，外边黑暗得很呀！”讲完故事他问冯镇岐能不能象那重庆的冯保长那样爱民，大家都被他引得大笑，我却觉得啼笑皆非。但对蒋纬国先生刚从外国回来不久，能知民间疾苦和军政的贪污腐败现象，而他又是太子式的特殊青年军官却不妄自尊大，能深入群众，感到可敬。

（2）生活有规律。除了正常工作外，爱打篮球、骑马等运动。也用功看书学习。他不但外貌姿态很像蒋老先生，连毛笔字也写得很像。

（3）他在正式的场合，严肃认真，连一举一动，小动作都注意。但在娱乐活动、余兴、闲谈时谈笑风生，不拘泥习俗。例如：当他哥哥生第一个小孩时，就取笑说：“我一点没有费力，就当叔叔了。”他哥哥也开玩笑说：“我生孩子，要你费力就糟了。”一次在西安第八战区长官部餐后余兴，许多人要他讲笑话，条件是只要引得大家笑了就行。蒋

纬国先生先推辞说没有准备，实在没有什么笑话可讲。他被促不过就讲：“我实在没有准备，讲得不好请原谅！好在诸位都不是外人，——所以，诸位都是我的内人。我说的完了。”大家懂得内人就是妻子，在坐男女老幼都被说成了是他的妻子，知道被他戏谑了，不禁哄堂大笑。胡长官也只得笑着说：“你这孩子真调皮，竟胡闹取笑到我老头身上来了！”

他对婚姻、恋爱问题，也不拘“门当户对”及父母是否同意那一套，而是在西安自由选中的，对象是陕西大华纱厂石凤翔先生的小姐，两人在跳舞场中相识相爱的。

三、作战方面：

蒋纬国先生任营长时，以守潼关城附近主要阵地为主，凡有视察人员及盟友来参观阵地都由他介绍、说明、翻译。我和郭鼎新两营则常变换防地。如：潼关车站、十里铺、七里店、三河口、阎底车站、东西双桥等地。即既任黄河防守，又任对东（河南方向）防守。对岸是山西省同蒲路终点风陵渡，日寇在风陵渡悬崖筑有坚固的永久工事炮兵阵地，飞机、炮火都无法摧毁它。因此日寇此地炮兵几乎天天以大炮（口径约28公分）轰击潼关车站、潼关山洞西口的铁路桥、闯关车。总是白天瞄准好，等至夜间听得火车驶近潼关车站至山洞口附近时就炮击。火车、铁桥常被炸毁。我们阵地也常遭敌机、敌炮轰击。蒋营长常叫士兵去拾炸弹炮弹破片，如拾得不发弹，约重两三百斤，蒋营长艺高胆大心细，就指导士兵卸下信管，用钢锯锯开弹体，倒出炸药，把这些铁片交给士兵卖掉，以代价来改善士兵伙食。我们营在黄河边常叫士兵到沙滩挖煤作燃料，一次黄河上游因夏季天热积雪溶

化，河水暴涨，流急水浊，冲得鲤鱼昏晕浮游在河沿水面，我营士兵捕捉了许多鲤鱼，（在西北黄河鲤鱼，算名菜）我就出了点钱给士兵买油料，因鱼太多，天热吃不了变质腐烂掉是可惜的。我就把些鱼送给上级和同事。蒋营长收到我送给他的两尾活鱼很高兴，回信上曾写有两句话：“……敌人打炮我吃肉，黄河涨水你得鱼，这也是抗日战史上的好资料……）。”事隔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也可算是战地趣事。

一天夜间，风陵渡附近，有日寇橡皮筏企图偷渡袭扰，我们发现了加强戒备巡查，敌人企图因而未曾得逞。蒋营长对发现敌情后，能及时报告、通报，夜间也常以电话和我们联系。

1945年初夏，日寇装甲师团一度企图由河南洛阳附近西犯进袭潼关，我营和蒋营防地相连，我们当时接受东防任务后都表示过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每次有战况或遭敌机袭击和炮击时，蒋营长都能表现出镇静沉着、机智果敢，一点不会惊慌失措，如同曾久经战阵似的。这次日寇进袭潼关的企图，因日寇受到我游击部队的袭击有后顾之忧，遂掉头东撤不敢西犯，我团追到河南灵宝附近和我军78师一同在那里占领阵地担任防守。蒋营长常到西安，在长官部对使用空军和陆空连络作战献计献策。后来他奉命调升青年军副团长，到中训团受训，最后任装甲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参加淮海战役归杜聿明将军指挥，听说他是在解放军层层包围中，四面楚歌，大喊“活捉蒋纬国”口号下，独自驾驶战车乘机突围而逃的。

十年动乱后，形势好转，我在报上得知有关蒋纬国先生的一些消息：他在台著述过《台湾在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一书，并已被意大利作家翻译去了。在台曾先后任联勤

总司令，联训部长、国安会秘书长等职。不久前还曾学开UH-1H直升飞机，可见他虽年近古稀，精力仍充沛，壮心不已，追求新知，正在不断钻研立体现代战略和运用现代新武器的新知。我衷心希望蒋纬国先生洞悉大势，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赞成“一国两制”，为促成国共合作，致力振兴中华而作贡献。

我年逾古稀，老朽无能，但念祖国和平统一，匹夫有责。回想往事，如在目前，人生几何？岁月无多。珍惜暮年，切莫蹉跎。妄谈往事，不过像白头宫女闲话玄宗而已。我已“精神非昔日，爱国负初心”。蒋纬国先生实应为国珍重，为民造福，善自审时度势，果断决择，千秋功罪未成定论，将来自有后人评说。

1986年10月

（王和，黄埔十二期、陆大二十一期毕业，曾任国民党上校师参谋长。现任县政协委员）

何联奎先生的一生（注）

吴 瑞 清

何联奎字子星，浙江省松阳县叶村乡叶村人。一九〇二年出生。父何文龙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有胞弟何联章、何联棣。

何联奎十三岁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今丽水中学的前身）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后转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二一年秋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进本科攻读英国文学，并选修其它文史课程。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一九二六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二十六军政治部工作。后任浙江省党部秘书等职。一九二八年春赴法国，入巴黎大学。两年后又转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他在留学英、法期间，专修民族学。对英国民族学家马林诺斯所著《文化论》，与法国史学家朗格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导论》，以及德尼克所著的《世界民族志》等书，详加探讨，融会贯通，颇有心得。

一九三一年夏归国，任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后因病返乡，从事畬民调查工作，并写有《畬民问题》、《畬民在民族学上之新发见》两文。发表后受到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赞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应聘为国立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讲民族学。一九三五年三月，陈诚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时，何联奎被召任少将主任秘书。同年六月参加筹办峨眉军官训练团。一九三六年一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轅秘书。同年九月任广州军委会委员长行营

参议。一九三七年五月参加筹办庐山训练团，连办二期，曾写有《庐山暑期训练纪实》。一九三八年二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四月奉命筹备中央训练委员会，五月成立，任指导处长。一九三九年四月，中央训练委员会改组，任训委会委员兼秘书主任。六月兼扫荡报总社长。九月又兼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一九四〇年被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员。一九四四年任中央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结束，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一九四六年七月，受国立中央大学之聘，任专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九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委员。一九四八年三月被选为第一届伪国民大会代表。

一九四九年一月，因中央大学法学院迁台计划未能实现，曾担任文化工作。三月和八月曾两次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在此期间，何联奎纠合黄文山（广东台山人）周锦朝、刘伯骥等人，筹建海外反共组织，活动历时两年之久。

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任台湾行政院副秘书长。在此期间应台湾大学聘请，担任研究生学位论文考试委员。行政院改组后，被聘为行政院顾问。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二年两次赴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大会。一九四六年起，受聘担任台湾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副主任委员及主任委员，并兼任理事会理事等职。国立故宫博物院在台湾恢复设置以后，他受任为副院长，在院任职十多年时间，对博物院内我国古代文物的保管考订等工作尽到了职责，付出了一定的精力。

何联奎为人纯朴，仕不忘学。早年撰写有《中国民族文

化》近百万字稿，因战争遗失。一九四〇年去台湾后，在台湾调查山地文化、申论台湾亦有图腾遗迹存在，对于世界图腾文化之分布又获一实证。他研究殷商时代的器物、对饕餮纹文，断定为羌族牺牲之图。即为一种图腾之象征。此外他研究故宫所藏青铜礼器亦有新的理解和论证。

何联奎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白天在故宫博物院办公，晚上在家，于午夜十二时心脏病突发，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今再就何联奎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成就等概略补述于后：

何联奎的民族学研究工作，是在英、法留学归国后，北大任教中，因病返乡时，对松阳县畚民文化的调查开始的。他在家乡松阳，深入调查畚民问题，并没有向当地的学术机关要求支持和赞助，而是自己掏腰包出钱，默默地一个人进行调查的。他在松阳先深入到畚民中，从畚民口述的传说、搜集民间画传、冠杖文物等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对畚民和瑶族人民的所有历史文献和地方史志广为搜集，以及对畚、瑶族历代迁移与现代分布情况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本想要完成一部《畚民文化研究报告》专著，虽然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曾发表二篇论文，收集在《民族文化研究》中，但后来因战争影响辗转到台湾，资料散失，未能完成专著。

何联奎到台湾后，由于他从畚族文化的研究，养成了对于图腾制度的浓厚兴趣，他从台湾民间吃红龟的习惯，写了一篇《龟的图腾意义》的文章。他到台湾不久，约同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卫惠林、凌纯声、林衡立等四人，一起到台湾中